

重庆打黑第二枪对准周边区县

打黑者涉黑

“前不久万州张波、张涛的涉黑案子由陈国辉负责,结果这个案子过后没多久,陈国辉就因为其他的案子被抓了。”知情人告诉记者。

据记者调查,目前可以确定的是,陈的事发因为万州区天城镇的一起以傅抱勇为首的黑社会案。

目前此案警方已经侦查完毕,转移到检察院,进入审查起诉阶段。重庆市检察院二分院公诉一处的检察官陈庆萍负责主诉此案。

陈庆萍告诉记者,陈国辉是10月9日被抓起来的,当时大家都在上班,陈还在万州负责张涛张波双胞胎黑帮案。“陈国辉是老侦查员,初步的罪名是包庇纵容黑社会组织犯罪。”

陈国辉在担任万州区刑警支队四大队长之前,曾是天城分局刑警大队教导员,陈庆萍并不否认,陈国辉可能在天城分局期间涉黑。

“在这个节骨眼,谁也不想问别人的案情。”一位警员说,为了确保不泄密,很多打黑专案组的电话都被组织上监听,防止办案人员乱串情报走漏风声。

“现在警界内部的气氛很古怪,我们查案找到基层公安局,问起领导,那边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们领导不在,干什么去了我们不知道,说不定就被抓了。”唐国政说。

这如同在一个风暴席卷的海洋上,谁落水,除了他本人,谁

重庆正将打黑推向新的高潮。打黑重点已由此前的主城区延伸至周边区县,特别是万州等三峡库区,对警队涉黑保护伞的肃清也加快了步伐。

“如今警界内部的气氛很古怪,查案找到基层公安局,问起领导,那边说,哎呀,不好意思我们领导不在,干什么去了我们不知道,或许可能就被抓了”。

“某年某月某日,某警员因某事去了或者被动去了某地。”对这个看似无厘头的句子,重庆打黑一线公检部门的办案人员已经习以为常。

“自打黑以来每个专案组都是互相保密的。”唐国政对记者说。他是重庆市检察院二分院公诉二处副处长。打黑风暴以来,他和二分院的其他检察官都是一线打黑人员。在这场风暴中,他们和警方配合,分为若干个专案组,这些专案组就像大海上的孤岛,彼此隔绝。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多位公检人员都显得讳莫如深,有人以开玩笑的语气说,“《风声》你看过吧,谁是老鬼?谁都可能是,谁都不知道。”

目前,据记者的调查获悉,万州区可能的“保护伞”有两人,一个是万州区公安局局长助理、治安支队支队长王全伟,一个是万州区刑警支队四大队长陈国辉。他们是第二波打黑中率先落马的警员,而这一切只是个开始。

也不能说出完整的故事情节。

对于陈国辉的落马,万州区公安局的多位警员面对记者都表示不了解具体情况。“陈国辉长期在天城搞侦查工作,调到区公安局也就一年多的时间。”

在同事眼中,陈侦查经验丰富,在办案上“有一手”。在天城分局期间的陈国辉,工作还是很卖力的,2003年还曾查办过一起缉毒大案。一些熟悉陈的人回忆,当时陈很兴奋,为了进一步深挖案件连续熬了好几夜。

现在万州很多人都在猜测,王全伟的落马是否真的跟陈国辉有关。类似的声音广泛出现在当地的市民论坛中。

“王全伟现在可能被双规,协助调查。”知情人告诉记者。

11月7日,唐国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打黑“现在区县还没有完全展开,因为很多保护伞尚未定性”。

而王全伟因涉黑被批捕调

查的消息早已在公检内部传开,陈庆萍对记者说,她也听说了,但具体内情谁也不说清,“侦查还没有结束,也没见媒体报道。”

之所以引发人们广泛猜测,是因为王全伟和陈国辉的工作经历颇多交集。

2004年王全伟还是天城分局副局长,分管刑侦工作,而陈国辉则是该分局的刑警大队教导员。

在天城分局期间,王全伟留给同事的印象并不坏,“有激情”“敢办大案”。在天城分局期间,王全伟和陈国辉屡次合作办案。2004年5月26日,映水坪离石宝大桥桥头300余米远公路上,19岁的王雪松抢劫出租车并用腰带勒死了司机杜某,这在当时成为轰动万州的“恶性案件”。时任天城分局副局长的王全伟仅用了11个小时,就抓获了王雪松。当时,实施抓捕

的正是侦查员陈国辉。那一次行动,“双方配合默契”。

2007年4月,王全伟被任命为万州区公安局局长助理、治安支队支队长。随后,陈国辉也被调至万州区刑警支队担任四大队长。

黑白无间

重庆警方此前已经公开说,10月20日主城打黑将告一段落,主战场将向区县延伸,其中三峡库区的万州等区县将是重点战场。除继续保持对政法系统黑势力“保护伞”的高压打击外,将正式启动对隐藏在党政机关“保护伞”的清剿。目前,一批黑恶势力和黑势力“保护伞”目标已被警方锁定。

“重庆市公安系统有干警3万人,如果严查‘保护伞’不手软,我认为可能还有一些人将落马。”重庆市警界一位资深警员曾对媒体如此表示,并援引重庆

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的话说“重庆警察队伍问题比社会治安形势还要严峻”。

据警方内部消息称,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已命令专人对近年来处理的涉黑案件进行复核,一旦发现对涉案者降格处理,将追查具体办案人责任。

重庆打黑下一步将采取怎样的战略和战术,重庆警方至今尚无明确说法。重庆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9月8日曾表示,重庆的打黑专案组由最初的14个发展到了目前的200个,参战警员由3000人增加到了7000人。

万州将成为打黑的重点区域,很多一线人员感到压力很大。

“我们对黑社会查了这么多年,老实说,都是公安养大的,因为如果从它开始违法犯罪就去查处,它就不可能形成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年,不可能每一个受害人都去报案,

如果当时报案了,警方有没有查?”唐国政这样说。

因此,很多人都有相似的担忧,在万州等区县,警黑勾结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这给侦查工作带来了更大的难度。

“区县打黑,多数办案人员都是异地,对办案会有很大的难度。但涉黑案件你让当地人查,根本查不下去。”唐说。

有消息称,靠近万州的开县,可能有数名警员因李义黑社会案正在接受调查,甚至有人怀疑该县公安局局长刘立民也充当了黑社会保护伞。记者随后致电开县公安局局长刘立民,予以求证,这位局长用缓慢的语速回复,他不知道,正在外地出差。

早在打黑风暴掀起时,重庆市公安局“打黑”专案组的核心办案人员均被要求签订一份保密协议,不仅本人不能对外发布一切关于打黑斗争调查的信息,连家人也被要求“封口”。领导每天在大会小会上强调的都是纪律,即使是同事被“双规”、刑拘,领导不主动传达情况,任何人不得打听。

在很多警员看来,在这个背景下,如今区县拉开打黑第二波高潮,将更紧张,更神秘。重庆市公安局经侦总队总队长陈光明落马时,曾有警察坦言,由于信息的封闭,整个单位的气氛愈发紧张,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总担心什么时候“厄运”就会降临自己头上。

有人说,每天都像在上演《三岔口》,各自忙碌着,彼此很近,又很远。

据《中国新闻周刊》

自卑单身汉专拿女性当“靶子”

今年7月15日晚,市民李女士下班回家,正准备过马路时,突然感觉右眼角处一阵刺痛,像被什么东西打到了,可能是附近的孩子调皮捣蛋吧。”李女士这样想着。突然,站在她身边的女孩叫起来:“哎呀!你流血了!”听女孩这样尖叫,李女士吓了一跳,这才发现自己捂住右手的手上已经满是鲜血。

学过射击的李女士意识到自己被人袭击了,她在地上找到了一颗钢珠。据她判断,袭击自己的人应该是在沿街的居民楼内。

在旁人的帮助下,李女士来到医院就诊。无独有偶,刚处理完伤口的李女士听到几名医务人员在议论,就在她就医前没多久,也有一个女子因为被钢珠袭击来到医院。

向警方报案后的李女士还是感到后怕,自己并没有和什么人结怨,怎么会被人袭击?而这个袭击她的人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要用这样的手段伤害她?

夜幕中的疯狂射击者

根据李女士的报案,上海虹口警方迅速出击,在李女士被袭击的现场附近,刑侦人员提取到了好几颗直径为8毫米的钢珠。为此,虹口警方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专案组将钢珠可能射出地点锁定在沿街中山北一路一幢居民楼内,其中2楼和3楼因为角度关系,最有可能。专案组人员经过排查,最后锁定疑犯是2楼的一户人家!”因为这户人

家分别有一扇窗户朝向东面和北面,而且没有搭建防盗窗,弹射钢珠不受影响。

住在附近的居民回忆,住在2楼最后一间的是一个中年男子,叫张佳俊,40多岁,单身。基本确定张佳俊具有犯罪嫌疑后,警方展开了行动。

在张佳俊的家中,警方发现了一把弹弓和400多颗钢珠,而这些钢珠和袭击李女士的钢珠类型正是同一种。为方便发射钢珠,张佳俊还特地在朝北的玻璃窗上挖了一个直径约5厘米的圆孔……

面对种种证据,张佳俊也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张佳俊说,自己这样做只是出于一种莫名的烦躁。“每次看到被袭击者的反应,尤其是女性被袭击者,听到她们痛得大叫,我的焦虑感就会转移,但是很快自己就会有种愧疚感……”张佳俊的心里很矛盾。

日前,虹口区检察院已经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张佳俊批准逮捕。

内向性格造成的极端

在对张佳俊进行审讯的过程中,虹口区检察院检察官发现,老家在江苏的张佳俊从小被父母和兄长疼爱,1976年,跟着父母来到上海后,但因性格内向,他的朋友并不多。

一直很努力学习的张佳俊在学习上并没能得到预期的成果,相比父母的期望和哥哥的成就,张佳俊感到有些自卑和对不起父母。但他对谁都没有说,只是把这种想法深深埋在心里。

1988年,自师范专业学校毕业后,张佳俊成了一名教师。在工作上,他一直都很认真,但由于内向,他没法像其他男同事那样与女老师们打成一片。他总有自卑的心理,觉得别

人看不起他。而张佳俊的女友因为他太过木讷、不愿说话的性格而与他分了手。怕受到伤害的张佳俊于是选择沉默,这样一来,无人可交流的张佳俊在旁人眼里成了“异类”。

想要与人交流,却没有勇气,感觉压抑,自卑的心理愈演愈烈,张佳俊陷入了一个怪圈。

白天工作忙碌时,张佳俊反而觉得很开心,然而一到晚上,张佳俊就感到一阵阵烦躁。一闭上眼睛,他的脑海中就浮现同事们似乎在窃窃私语,嘲笑他没本事、不会说话、没钱……他快要被自己幻想的这些画面刺激疯了。他想要报复他们,于是,在张佳俊的脑海中又出现了另一幕图像,那是变强大的自己将他们打得求饶的画面。

此后,无人诉说的张佳俊便学会了喝酒。几乎每天晚上,张佳俊都会一个人喝闷酒。“只要一不开心我就喝酒,张佳俊记得有一次晚上自己喝酒后,骑自行车在街上晃悠,不小心撞到了一名女子。女子大叫了一声,然后对着张佳俊骂骂咧咧。那时的张佳俊醉意朦胧,被女子这一叫、一骂,居然有种莫名的快感。他隐约觉得这种叫声和骂声舒缓了他心中的恨意。

有过这一次经历后,张佳俊似乎找到了自己发泄苦闷的途径。每到夜幕降临的时候,他就会骑着自行车寻找单身女性,在经过被害人身边的时候便顺手用匕首刺向被害人的臀部。等被害人痛得大叫时,张佳俊已经带着兴奋感逃远了。

就这样,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张佳俊刺了近20名女性,最终他被绳之以法。当张佳俊的家人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很意外,他们从没想过这个内向的孩子竟然会做出这样出格的事情。可是张佳俊却很平静,他

觉得自己的一生也许就应该在监狱中度过。“入狱的时候,我有种解脱感,觉得在监狱里自己可能就不会胡思乱想了。”张佳俊告诉检察官,“直到以前单位的同事们来看我,希望我好好的,早些回来,我才感到有些难过。”

张佳俊进监狱后依旧睡不着,但那样的生活环境让他稍稍感到有些安慰,他不用担心别人会嘲笑自己。由于表现良好,张佳俊被予以司法奖励,获得减刑。2007年,张佳俊得到假释,回到了家。

旧时心理梦难治愈

和大多数人不同,张佳俊回忆道,当时他对出狱也没有兴奋感。回到家中,在社工和家人的帮助下,张佳俊找到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家人还为他解决了房子问题。家人也没有嫌弃他,一日三餐,都给他安排得井井有条。张佳俊年迈的父母也不希望自己的小儿子再出什么事。

可是,似乎除了保证张佳俊的三餐温饱,经济无忧,依然没有人真正聆听他的内心世界。在家人眼中,张佳俊已经恢复常态,可是其实,张佳俊还是继续将心事埋在心底,不轻易向别人敞开心扉。

在刚开始工作的那段时间里,张佳俊的确实地过着每一天,也没有胡思乱想。有家人和社工的关心,他也希望能摆脱过去的梦魇。

就在张佳俊一步步走向正常生活时,发生了意外。今年4月,因为工作原因,张佳俊的腿骨折了。无法工作只能在家休息的张佳俊顿时空闲了许多,然而,这样的空闲对他来说并不是好事,他又开始胡思乱想了。

为了不让自己多想,张佳

俊总是玩电脑游戏到半夜,但是他发现这招并没有用,只要自己的脑袋一空闲就会不自觉地想到身边人,感到他们都在嘲笑自己。张佳俊再次被这种虚无的嘲笑打败,他烦躁不安。可是张佳俊身边的人都没察觉他的这种情绪,每天照顾他生活的父母没发现,一起吃饭的哥哥只是关心着他的腿什么时候能好,得知他牙痛时,为他安排什么时候去看医生……

习惯了不向别人述说的张佳俊这次一样靠自己的方式来抒发焦躁的心情。一次偶然的机,张佳俊在家发现了以前买的自行车钢珠,因为尺寸买大了一直没有用。张佳俊突发奇想,自己动手做起了弹弓。

“一开始我只是在晚上,用钢珠射射墙壁、电线杆,发泄一下。”张佳俊对检察官表示,“街对面的小卖部也被我打过很多次。后来我的目标就瞄准了那些上下班的女性,听到她们的叫声,我的焦虑似乎被转移了。”张佳俊知道自己这样做很不道德,但他抑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张佳俊还坦白,自己从17岁开始就有过暴力、杀人的幻想。那与他学生时代的一次经历有关。

张佳俊读书的中学里总有些“不良少年”,他们在学校里拉帮结派、打架、早恋,张佳俊和这些人并没有交集,可是有一次,他与同学在校内闲逛时偶遇了一对情侣,张佳俊的同学招惹了他们,这个举动让张佳俊一起遭了殃。这对情侣招来七八个人,一伙人对着张佳俊和他的同学不由分说地一顿拳打脚踢。张佳俊咬着牙忍受了那次羞辱,就是从那次开始,他的脑海中第一次出现了想要发泄、报复的念头,也是第一次出现了“手刃仇敌”的幻想。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佳俊

的幻想世界愈演愈烈,他也担心自己的心理状况,看过不少心理咨询方面的书籍,但他觉得这些书一点用都没有,甚至有些很虚假。羞于向人启齿的张佳俊只有一而再再而三地靠自己来释放心里的压力。

一道难以抹去的伤痕

虽然根据张佳俊的诉说,他的心理似乎存在着一定问题,但经过司法精神鉴定,张佳俊具有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而他对被害者所造成的伤害似乎也不只是身体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紧张与害怕。

被射伤眼角的李女士自从遭到“袭击”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敢从中山北一路回家,她总是选择少坐一站或者多坐一站公交车,宁愿多走些路,避开这个令她恐惧的地方。而她身边的朋友、同事得知这件危险事件后也纷纷远离这片区域。

和李女士一样被袭击的还有王小姐,她也是在下班途中被张佳俊的“飞弹”所伤。因为脚伤伤得严重,王小姐整整一星期都没有出门,她的心理也留下了一道阴影。

在听闻张佳俊可能存在心理问题后,李女士表示,对老百姓来说,安全总是第一位的。无论张佳俊是出于何种原因做出这样伤人的举动,她都不会原谅。张佳俊若是心理存在问题的话接受相应的治疗。

同样受到伤害的王小姐则表示愿意谅解,她说如果张佳俊是因为心理病因而做出这一系列伤害别人的举动,那么导致他走到这一步的原因一定是多方面的。心理存在疾病的人也是病人,需要得到恰当的治疗,也需要得到宽容和谅解。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据《上海法治报》